

梅格雷探案集

我收集人……

梅格雷与幽灵

〔比利时〕乔治·西默农

4.4

梅格雷探案集

梅格雷与幽灵

[比利时]乔治·西默农

华 青译

作家出版社

梅格雷与幽灵

作者：〔比利时〕乔治·西默农

译者：华 青

责任编辑：崔艾真

责任校对：马云燕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作家出版社

印刷：北京潮白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75

插页：2

字数：92 千

版次：1987年8月北京第1版第1次

印数：0001—14,000册

ISBN7—5063—0020—6 /I·19

统一书号：10248·0207

定价：1.30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 容 提 要

比利时大作家西默农的《梅格雷探案》被誉为“世界侦探小说王牌”。在西方世界几乎人人皆晓。

巴黎司法警察局第十八区分局的“倒楣侦探”洛尼翁在一个夜晚执行公务时被歹徒枪击成重伤。梅格雷警长亲自侦破此案。

经过细致缜密的侦察和推理分析，梅格雷警长与其助手终于弄清了谁是凶手，以及刺杀侦探洛尼翁的目的何在

.....

目 录

第一章	洛尼翁侦探的奇特之夜	
	和洛尼翁太太的病状·····	1
第二章	马尼埃尔饭店的午餐·····	28
第三章	玛丽奈特的爱情·····	52
第四章	访荷兰人·····	77
第五章	墙上涂鸦的小房间·····	103
第六章	光着脚的醉汉·····	131
第七章	米莱拉的选择·····	158

第一章

洛尼翁侦探的奇特之夜 和洛尼翁太太的病状

这天夜晚，当梅格雷探长的办公室熄灯时，已是半夜一点出头了。由于疲劳，探长的眼睛有些浮肿，他推开探员办公室的门——年轻的侦探拉波安特和蓬非斯还在里面值夜。

“晚安，孩子们。”他说。

几个女勤杂工正在宽阔的走廊里打扫着，梅格雷的手微微一举向她们打招呼。每到这个时间，走廊里总有阵阵凉风吹过，他和让维埃一起走下了冰凉潮湿的楼梯。

时值十一月中旬。白天下了一整天的雨。从前一天上午八点开始，梅格雷还没离开过暖融融的办公室呢。此刻，他穿过大院，竖起了大衣的领子。

“我送你到哪儿下车？”

奥尔费弗尔滨河街司法警察总局的大门前已停

着一辆打电话叫来的出租汽车。

“随便在哪个地铁进出口处下都行，头儿。”

雨下个不停。珠串般的雨点在地上跳动着。让维埃侦探在夏德莱下了车。

“晚安，头儿。”

“晚安，让维埃。”

这样的分手他俩已经历过数百回了，每回都有一种微微遗憾的感觉。

几分钟后，梅格雷跨上了他那坐落在里夏尔-勒诺瓦林荫道上的住宅的楼梯。他上楼时脚步很轻，没弄出什么声响，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插进锁眼，小心翼翼地转动起来，几乎是在同时，门内传来了正在床上翻身的梅格雷太太的声音。

“是你吗？”

梅格雷更深更半夜回家时，她总是这样问，这句话问惯了的话她重复了已不下千次了。她穿着睡衣一面问，一面摸索着打开床头柜上的台灯，她朝丈夫看了一眼，以摸准他的情绪。

“完事了？”

“是的。”

“那个年轻人到底还是说了？”

他点点头作为回答。

“你饿不饿？要不要我给你弄些吃的？”

他把湿大衣挂在衣帽架上，然后解下领带。

“冰箱里有啤酒吗？”

刚才汽车经过共和广场时，他差点让车停下，到一家还未关门的啤酒店去喝上一杯。

“你刚才就是在想这事？”

如果能把牵涉到几个人命运的诉讼案看作是一桩平淡无奇的普通案子的话，那么此案便是一例。报纸早已找到了能引起轰动的标题：摩托匪帮。

第一次抢劫发生在雷诺街。大白天两辆摩托车在一家珠宝店门前停下了，前一辆下来两个人，后一辆下来一个，他们用红头巾将脸蒙住，冲进店内，几秒钟后，他们手持短枪，拿着从橱窗里和柜台上抢来的珠宝首饰和手表出了店门。

一开始，路人尚未反应过来，当他们明白了发生什么事，一些汽车司机想到得驾着他们的汽车去捉拿那些案犯，这样便引起了交通严重阻塞，从而使这伙强盗逃之夭夭了。

“他们还会干。”梅格雷曾这样预料过。

他们第一次抢到的东西并不很值钱，因为那家由一个寡妇经营的珠宝店只出售些便宜货。

“他们是想试试他们抢劫的方法灵不灵。”

用摩托进行抢劫，这倒还是第一次。

果然不出探长所料，三天后，在圣-奥诺雷市郊

一家出售贵重首饰的商店里，上面那一幕又重演了。结果也一样，所不同的是那帮强盗抢走的珠宝首饰价值好几百万旧法郎，报上说有两亿，保险公司的估价是一亿。

然而，在他们逃窜时，有一个家伙的头巾掉了，于是第三天，在圣-保罗街的一个制锁工厂内，他束手就擒。

同一天晚上，三个家伙都被捉拿归案，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二十二岁，最小的叫让·布施，外号“小傻瓜”，他刚满十八岁。

这个小伙子长着一头金发，头发留得很长，他母亲在圣-安托瓦纳街给人当女佣，他自己也在制锁厂工作。

“我和让维埃轮番审了他一整天。”梅格雷郁郁不乐地对妻子说。

他就着三明治喝着啤酒。

“听着，小傻瓜。我是把你当条硬汉来看的。他们让你以为你是他们一伙的。但出主意干那些坏事的既不是你也不是你那两个伙伴。你们背后有个人为了不使自己受牵连，所以躲在幕后精心策划。他从弗雷斯纳^①出来才两个月，他可不愿再回去尝

① 巴黎南部的一个地名，是巴黎刑事犯监狱的所在地。

铁窗生活的滋味。你承认吧，是他驾着一辆偷来的汽车等候在作案现场附近，他故意把车开得东歪西斜以制造混乱，掩护你们逃跑……”

梅格雷一面脱衣服，一面三言两语把这事告诉妻子，他时不时地喝上一口啤酒。

“这些小子顽固得要命……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荣辱观……”

他派人逮捕了三名惯犯，其中有一个叫加斯东·努弗。不出所料，他有不容怀疑的不在现场的证明，有两个人一口断定，抢劫案发生时，他正在代尔纳一家酒吧里面。

同他们较量了好几个小时，还是一无所获。维克托·西通，外号“奶奶”——因为他长得最肥，也是这三个摩托手中年龄最大的一个——用挖苦的目光瞅着梅格雷。苏杰埃，外号“屁屁”，边哭边发誓他什么也不知道。

“我和让维埃集中力量从年纪最小的布施身上突破。我们派人叫来了他的母亲，她恳求他说：

“‘讲出来吧，小傻瓜！你还不明白这些先生要治的不是你。他们知道你是被拖下水的……’。”

那二十个小时可真不好过，一直到毫不留情地逼得那小子防线崩溃后，才算结束。可看着他一下子失去抵抗完全垮下去的模样也不是一件舒坦的事。

“好吧！我全说了。是努弗，就是他，他让我们在洛蒂碰头，他向我们布置怎么干……”

洛蒂是圣-安托瓦纳街上的一个小酒吧，一些小伙子和姑娘常去那儿听投硬币的自动电唱机。

“就因为你们找上了我，只要我一出监狱，他就会指使他的同伙揍我的……”

这一整天就这样结束了。梅格雷上床了，他的脑袋沉甸甸的。

“你得几点钟到办公室？”

“九点。”

“你不能多睡一会儿吗？”

“八点叫醒我吧。”

可以说他还没有进入到睡眠状态，没有已经睡着的感觉，他似乎觉得他眼皮刚合上几分钟，门外的铃就响了，他的妻子轻轻地起了床。

门口有人在低声说话。他觉得那声音很熟，他心里想别是自己正在做梦吧，于是便把头埋入枕头。

还是他妻子的脚步声——在向床边靠近。她准备再上床？刚才是有人找错了门？不。她摇摇他的肩膀，拉开了窗帘，不用睁眼他也明白，天已经亮了。

“几点了？”他口齿不清地问。

“七点。”

“有人找我？”

“拉波安特在餐间等你。”

“他有什么事？”

“我不知道。在床上稍等一会儿，我去为你煮杯咖啡。”

为什么他妻子同他说话的口吻象是有人前来通报一个坏消息呢？为什么她没有爽快地回答他的问题呢？窗外天色灰暗，雨还是不停地下。

梅格雷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莫非是让·布施害怕招供后带来的后果，在拘留所他单人小间里上吊了？他没等咖啡送来便起了床，套上长裤，用梳子草草在头上梳了一下，带着一副沉睡方醒的邈邈相推开了餐间的门。

拉波安特伫立在窗前，他身穿一件黑大衣，手拿一顶深色的帽子，两腮的皮肤因值了一个夜班而变得粗糙了。

梅格雷只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

“请原谅我打搅了您的睡眠，头儿……昨晚出了一件事，是一个您很喜欢的人出了事……”

“让维埃？”

“不……不是司法警察总局里的人……”

梅格雷太太端来了两大杯咖啡。

“洛尼翁……”

“他死了？”

“身负重伤。他被送到了比夏医院，三小时之前曼戈尔教授就开始给他作手术了……我不愿来得更早，也不愿意打电话给您，因为您昨天干了一天一夜，你需要休息……还有，起初有人认为他能活下来的希望微乎其微……”

“他出了什么事？”

“中了两颗子弹，一颗在腹部，另一颗在肩膀稍下的位置……”

“在哪儿？”

“于诺街，在人行道上……”

“他单身一人？”

“是的。眼下在着手调查此案的是第十八区分局他的同事们……”

梅格雷小口小口地喝着咖啡，却品不出象平时早晨给他带来满足的滋味。

“我想到如果他醒来后，您会到他那儿去的。汽车停在楼下……”

“别人知道这次袭击的情况？”

“几乎是一无所知。大家甚至不知道他在于诺街干什么。是一个女门房听到枪声后打电话给盗警处的。一颗子弹射穿了她的百叶窗，击碎了窗玻璃，

钻进她床上方的墙里……”

“我去穿衣服……”

他走进了浴间，与此同时，梅格雷太太拉开餐桌，摆上早餐，拉波安特脱去了大衣后，在餐间静静地等着。

虽说洛尼翁侦探不是司法警察总局的人——他很希望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可梅格雷没少和他一起工作过，只要是发生在第十八区的重大案件，接下来的侦破工作梅格雷几乎每一次都参加了。

洛尼翁是个人们常说的日子还过得去的人，是那个区二十个便衣侦探中的一员，他们的办公室就设在库兰科尔街同蒙瑟尼街拐角旁的蒙玛特区政府内。

有些人称他为“板脸侦探”，就因为他有一副怒气冲冲的面相。而梅格雷却管他叫“倒楣侦探”。简直可以这么说，可怜的洛尼翁有把所有的倒楣事儿都集于一身的天赋。

他又矮又瘦，一年到头老患感冒，春夏秋冬鼻子总是红红的，眼睛就象酒鬼一样常常淌泪。然而，他在生活上是警察局中最有节制的一位，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他还被一个生病的妻子拖累着，她所能做的事就是从床上慢慢地移到窗边的一张扶手椅上，这样，

洛尼翁公事办完了还得干家务，跑市场，下厨房。他勉勉强强能出钱请个女佣每星期来打扫一次房间。

他曾四次参加司法警察总局的考试，每一次都因某种本可避免的疏忽而名落孙山。然而在业务方面，他是出类拔萃的。他象一条猎狗那样，一旦闻到了踪迹，便会穷追不舍。他固执而又审慎，在马路上他能一下子发现同他擦肩而过的人的可疑之处。

“能救活吗？”

“在比夏医院里，医生们好象说救活他的希望只有三分之一。”

如果一个人配得上“倒楣侦探”这一绰号的话，那可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他能开口了吗？”

梅格雷、他的妻子及拉波安特三人一起吃着面包铺伙计刚送来搁在门前的羊角面包。

“他的同事们没告诉我他是否能说话，我也不想问下去……”

洛尼翁侦探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自卑感的人。大多数街区分局的侦探们都带着羡慕嫉妒的心情侧眼斜视被叫做奥尔费弗尔滨河街的那幢大楼^①，当他

① 指巴黎司法警察总局。

们处理一桩众人注目的要案时——报纸上便会因此亮出了醒目的标题。他们最讨厌别人来打听情况。

“走吧！”梅格雷叹了口气说，一面穿上他那件昨晚被淋湿的大衣。

他的目光和妻子的目光相遇了，他明白她有话跟他说，他猜到她脑子里想的事和他想到的是同一件事。

“你打算回家吃午饭吗？”

“不可能了……”

“这样的话，你不想……”

她想到了洛尼翁太太，她四肢行动不便，孤单地一个人呆在她的寓所里。

“你快穿衣服！我们送你到君士坦丁——佩戈尔广场。”

洛尼翁夫妻在君士坦丁——佩戈尔广场那儿的一幢红砖楼内的套间里，住了已有二十年，窗子的四周砌着一排黄砖，可梅格雷从未记住这幢楼房的门牌号码。

拉波安特驾驶着司法警察总局的那辆小汽车。这么多年来，梅格雷太太和丈夫同坐一辆司法警察总局的汽车，不过是第二回。

他们超过了一辆辆满载乘客的公共汽车。人行道两边的行人低着头，步履匆匆，他们身上的雨衣

扣得紧紧的，以防大风把它们刮得翻飞起来。

他们到了蒙玛特区的库兰科尔街。

“就在这里……”

广场的中央，耸立着一座一对情侣的石雕，女人的一只乳房从衣褶旁露出，石雕被雨淋到的一面已经变黑了。

“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吧，但愿中午时分我在……”

一个案子刚完，另一个案子又接了上来，眼下，他对这个案子还一无所知。他很喜欢洛尼翁。他经常在工作报告中突出他的功劳，甚至有意让洛尼翁在他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上也沾些光。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真是“倒楣侦探”！

“先去比夏医院……”

走上楼梯，穿过几条走廊。一扇扇开着的门里面是一排排病床，他们走过时，躺在床上的病人的目光一起朝他们射来。

别人给他们指的方向错了，他俩只得下楼来到大院，重新登上另一个楼梯，最后，终于在一扇写着“外科”的门前找到了一个第十八区的侦探，他俩认识他，他叫克雷阿克，他嘴上衔着根没有点燃的香烟。

“我看您最好灭掉您的烟斗，探长先生。不然的话